

澳纽省议会研讨会 呼吁终结中共器官掠夺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晚，“终结人体器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在纽省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由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杰先生召集并主持。

专程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器官摘取》、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先生亲临研讨会；参与《国有器官》一书调查考证的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女士和多位纽省议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研讨会。

舒布瑞杰先生表示，多年来，在全球捐赠器官越来越少，只有在中国，人们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得到移植器官。他直指中共直接从被关押的人们，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进行“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并在全球系统贩卖。

大卫·乔高先生与大卫·麦塔斯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对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活体摘取器官”暴行的独立调查，二零零九年他们共同撰写了《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揭露了中国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的六年间，共有六点七万起器官移植手术，其中有四万一千多的器官供体来源无法解释。二零一二年，他们再次参与出版《国有器官》一书，揭示赴中国大

右图：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杰先生。



左图：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

陆进行器官移植的风险。

乔高先生在研讨会上向人们讲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活摘器官、非法贩卖”，多数的器官是来自信仰“真、善、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乔高谈到很多人认为会有活下来的人时说：“但实际上不会有，他们不仅拿一个肾，还要把第二个肾和其它的器官都拿走，然后将尸体焚烧灭迹。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间，估计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是这样被杀死的。虽然官方表示，这些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只有法轮功学员每三到四个月就被检查一次身体，并详细记录他们身体各种器官的健康程度，因此可以推断出大多数器官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乔高还表示，在他与大卫·麦塔斯先生合作的调查报告中，详细列举了五十

二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

乔高还讲述了，在薄熙来执政期间的沈阳苏家屯医院的医生，曾经在二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身上做了眼角膜的摘取。他说：“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间，四万一千五百个器官移植大多数都是来自法轮功学员。”他希望各国政府包括澳洲政府都能够对此立法，并实施有效措施，制止对人权的迫害。

当天参加研讨会的许多人认为全世界各国的人们听到这一事实真相，都应该挺身制止活体摘取器官并非法贩卖的罪行。

专程远道而来的乔高先生以此行希冀澳洲民众和政府能够真正地关注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

“法船”花灯传真相 民众赞赏



【明慧网】每逢元宵佳节，台湾观光局都会选定一城市主办盛大的全国灯会，二零一三年台湾灯会移师新竹县，展出时间自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十日止。法轮大法学员的灯区首次展出的“法船”造型的巨大花灯，更是今年台湾灯会最亮眼的巨型花灯之一，也是历年来唯一能承载近五十人的巨型花灯。前来参观并登上“法船”花灯的游客对此赞赏有加，并对法轮功产生浓厚兴趣。很多人表示，手工制作的花灯非常精细、用心，“真的很美，这里感觉很舒服，都不想下去了！”◇

图片报道：为庆祝爱尔兰传统节日“圣派翠克日”，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六日，爱尔兰社区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了大型游行庆典。由八十多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是三十九个游行队伍中规模最大的乐队。



沈阳吴树艳自述六年半冤狱经历

【明慧网】沈阳法轮功学员吴树艳，女，四十六岁左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树艳因向世人讲法轮大法受迫害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二零零六年九月被非法判刑七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七监区遭受了六年半的折磨，期间曾被单独关押达三年之久，最后被迫害致腹水病症，有生命危险，才于二零一二年六月被保外就医。但吴树艳家住地的派出所、街道人员并不放过她，一帮人涌上门进行威胁，导致吴树艳腹水症状更加严重。

以下是吴树艳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父母兄弟和睦相处。我自己也有个温馨的家，女儿可爱乖巧，丈夫诚实可靠，家境殷实的我，一度令亲朋好友们羡慕不已。特别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们全家都沐浴在佛法的祥和宁静之中。

然而这平静幸福的生活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被彻底打破了。喉舌媒体铺天盖地的抹黑大法，如同文革再现。凭着对大法的坚信，我开始了全身心地溶到向普通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证实法的洪流之中。

被绑架、非法判刑七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在讲真相时，被沈阳市大东区长安派出所的李勇和几个片警绑架。当晚，警

察闯到我家抢劫私人物品和现金。警察骗我丈夫去派出所被抄物品清单上签字，结果却将他非法扣押，三天后关到大东区看守所。我也在三天后被非法关进沈阳市看守所，时间长达八个月。当时我家中只剩下一老一少，七十多岁的老父亲和刚上初中的女儿。亲属心急如焚，四处奔走呼救，一个月后将丈夫营救出来。从此丈夫不得不独立支撑起这个家。

后我被沈阳大东区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七年被劫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七监区。我在此被非法关押、迫害达五年多之久。

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迫害经历

辽宁省女子监狱，这个貌似绿树环绕的地方，却是不折不扣的壁垒森严的人间地狱。

刚开始的一星期为了迫使我所谓的“转化”，狱警让包夹张雪晴、王春娇轮流看着我，不让我睡觉，并一直罚站，眼都不让眨一下；当时三九严寒天，我被扒光所有的衣服，只剩下一个短裤，光脚站在水房的水泥地上，包夹张雪晴、王春娇往我身上浇凉水，用装了水的雪碧瓶打我的眼睛，眼睛被打肿，我往外跑时，被门框撞断了两颗门牙。最后我在威逼利诱下违心的在“转化书”上签字。

一次父亲探视时，我把被迫害的经历写在纸条上，偷偷藏在父亲的兜里，被狱方发现，把我单独关押在



左图：吴树艳 右图：迫害后的吴树艳
一个小屋里，换两个包夹崔静、唐元秀日夜看着我，开始对我又一轮的“转化”迫害，罚站至夜里两、三点钟才让睡觉，早六点又起床，最后脚都站黑了，就这样她们每天还逼我看诬蔑大法的书籍。恶警李影、科长郭某参与了对我的迫害，逼迫我签字，我没妥协。

我这样被单独关押三年，狱警不敢让我与别人接触，就逼我在牢房里做奴工，早七点到晚七点每天十二小时，十分的辛苦。

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开始进食困难，腹部越来越大，身体越发消瘦。后被送监狱医院诊断出有生命危险，又被送去住院。监狱叫我丈夫交三千医药费就放人。丈夫当晚交了住院费，将我接回家。

我回家才两个月，派出所和街道的七、八个人就闯到我家，威胁我不准与外界联系，导致我的心理压力剧增，腹部胀水，如今我的肚子象待产的孕妇般，无法躺下睡觉，每天只能坐着，整天无法入睡，精神上、肉体上承受着双重折磨。◇

【明慧网】“耶稣扛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的街巷，不时摔倒在地上，市民们更加疯狂地向他涌来，发泄他们肆无忌惮的无知与怨恨，风声凄凉，愁云惨淡……”，好莱坞导演梅尔·吉布森在影片《耶稣受难记》中，再现了耶稣受难前的最后12个小时。曾是耶稣最忠诚门徒的彼得，为求自保，面对愤怒的人群，三次不肯认主，看着受难的耶稣，彼得远远地躲着，啜泣着。影片中一曲“彼得不认主”，强烈地烘托出了彼得的那种惊恐万状和悔恨交加的心态。

如果时光倒错，历史再给彼得一次选择，我们可以想象，彼得一定不

假如彼得举起了横幅



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

会让屈辱重演，面对血腥暴力，他会勇敢地站出来，高喊“停止迫害”。用今天的话说，他还可能打出一条“还耶稣基督清白”的横幅，公开地为自己的信仰，为救赎自己的主鸣不平。他如果这么做了，人们很难把“搞政治”的帽子套到彼得的头上，相反，赢得的一定是后人们的尊重和敬佩。

当年彼得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做到了，他们喊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如果认为彼得举起横幅不是“搞政治”，那么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反迫害同“搞政治”又有什么关系呢？（文/欧阳非）◇